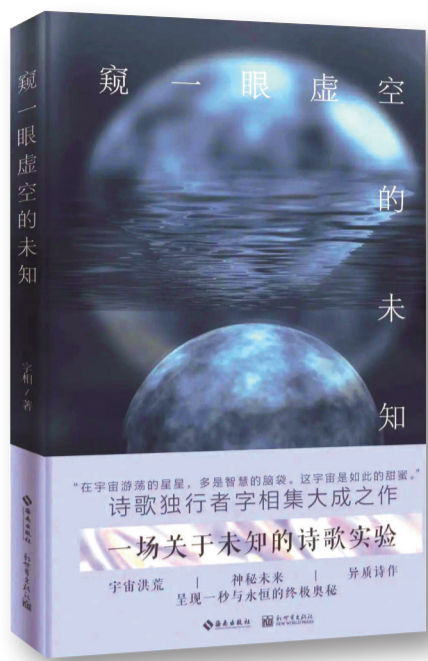


重点推荐

“从哪里找到入口？”

——评梅国云《窥一眼虚空的未知》

□杨庆祥



现出的作为个体的内在性，而个体内在性的成立在于我们尊重人是一种有精神结构的生物，没有精神结构，人就不能称之为“人”。这本诗集里的诗歌需要与字相艺术进行对读，其实梅国云还可以多写，可以用俳句、截句等形式将诗歌进一步形式化。

中国的当代诗歌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写作，这种历史写作其实是外向型的，关注社会和功绩，注重人在历史中的活动与实践。如果以文化为坐标，可以说当代诗歌的主流坐标是儒家式的。这些年很多诗人开始注意到其他文化坐标，比如李少君在文章中谈到的以李白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以王维为代表的佛家文化，当然，还有以苏轼为代表的儒释道三位一体。梅国云的这本诗集里有多种文化元素，儒家的暂且不论，诗集里的多首诗歌都有强烈的现实所指。字相艺术其实是一种道家的审美：道可道非常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字相者，象形也。同时也有佛教的体验，佛教强调顿悟，强调因缘际会，一个人和一个汉字的相遇、一首诗歌的诞生、一个艺术品的完成，都是一种际会。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世界、人和万物的交互关系就被打通了。

这本诗集的主题很多，其中让我很感兴趣的是关于灵魂的书写。《别忘了把灵魂存到云里》写的是数据时代的灵魂，《飞奔的自然》写的是大自然的灵魂，诗集中反复出现的“上帝”“神灵”也可以

视作灵魂的变体。苏格拉底在临死之前专门谈论过灵魂，他说灵魂这个东西是确实存在的，它可能是智慧的另外一种形式。灵魂无法去证实或者证伪，它既是信仰式的，又是本源式的。当代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本源性的丧失，我们当代生活的本源是什么？也许是手机？梅国云在诗集里大量写了手机，手机构成了一个核心的意象，已经超越了实存的手机而变成了一个本源的隐喻，也就是说当代性的本源已经被技术化了，是可以随时随地被迭代和替代的。古典意义上的本源不一样，上帝和真理是不可替代的，灵魂也是不可替代的。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焦虑和痛苦，当代写作和当代艺术需要借鉴本源性的智慧来为当代生活寻找一种“顿悟”。在这本诗集中，古典智慧照亮了当代生活，因为有了佛陀、有了老子，有了上帝和灵魂的介入，当代生活的光怪陆离才变得可以被理解并充满趣味。同时，梅国云还在这本诗集中提供了两种视角：一种是无穷大的视角，可以俯视万物和整个宇宙；还有一种是无穷小的视角，人不过是一粒微尘，甚至是微尘的微尘。

想象和创造就在这两极视角之间摆动，有时候无穷大，有时候无穷小。诗集里有一首诗《从哪里找到入口》是这么写的：“这个世界的万物/已经被几千年来的理论/一遍又一遍眷顾/正如人被穿上/一层又一层衣服/我们的难度/在于寻找从来没有穿过衣服的事物……”方法论也许是在无穷大和无穷小里面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就是人类的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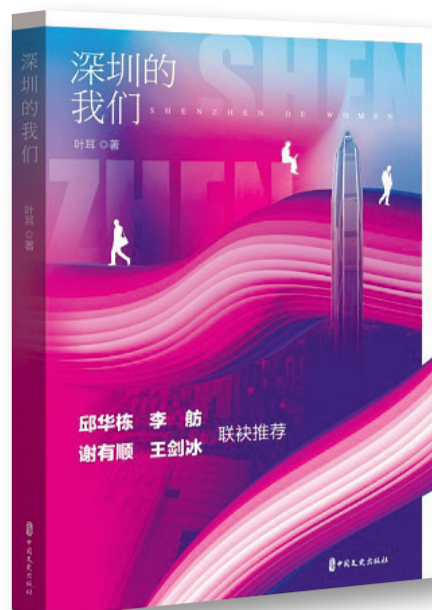


梅国云字相艺术作品《读书》

百家品书

赋予平凡生活以动人心魄的表现力

□李秀萍



一起，这是真的，我心里本来就住满了天真的孩子、无邪的孩子、简单的孩子。停下手里的书，我有时会偷空去地里看看母亲，跟母亲聊聊庄稼。大地上到处都是植物和昆虫的演奏，它们的歌声更像是诗人写的诗。快活的歌，总让不快活的人乱了心。”对于叶耳来说，他不过是把生活的各种欢乐和各种失意细细地咀嚼、反思，从而获得一种养分滋润着自己。

叶耳的散文浸润着丰富的想象力。散文写作通常描绘一幅现实图景，通过那些了如指掌和一无所知的生活，追溯往昔，正视现在，憧憬未来。在《深圳的我们》中，约略可以窥见叶耳生活境遇的起伏不定、思想脉络的不断发展。该书展现了一个我们可能熟悉也可能陌生的生活世界——故乡的亲人、伙伴、邻居的生活；异乡收旧货的人、算命的人、理发的人的生活；还有身边的爱人和孩子的日常。在叶耳的散文中，对于人与事的表达时时现出既具体又模糊的印象或意念，甚至是几种意念或印象的辐射，笔触委婉曲折，读之颇费思量，与直白道出心中所思的平实散文风格截然不同。《关于蝴蝶，我一直想知道》以格丽克诗歌的读后感方式生发出来：“说到底，诗歌是生活里的柴米油盐。我在灯下读格丽克，好像她在记录我的倾诉，在感受我的一切。我读格丽克《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之前，还在一家岗亭当保安，一般情况下我在岗亭的时间比在宿舍要漫长，岗亭附近有一家新鲜超市，还有银行和影院等。”作者在文中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对某些人不安的经验和感受。本以为志同道合的人会带来欢乐和希望，但短暂的接触却充满各自的失望和失落。生活处处有阴影，人心各有各的暗疾，文学艺术是一种独特的疗愈方式，但不能疗愈所有的人。

总而言之，叶耳的散文气度不俗，思想境界的高妙和语言文字的穿透力可以赋予最平庸的生活以最动人心魄的表现力。叶耳对写作有一种飞蛾扑火式的追求和向往，也许只有以这样自我燃烧的热情，才能完成自身的拯救与新生。写作者多如天上的繁星，而繁星是天空的花朵，各有各自己的形状、重量和体积。叶耳，正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光亮。

生长着的故事

——读赵智博长篇小说《别来无恙》

□陈 曦



的隆隆之声，这是他作为青年作家的独特性。铁路的特质就在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流动。赵智博的文学故土是流动的，就如同《别来无恙》中的“重庆”“苏州”“北京”，他的故事因流动而自然变换，随之而来的是情绪与故事契机的变换，这也构成了他故事独特的腔调——流动性。而作为青年作家，他有着丰富的旅行经验和夸张的近乎不眠不休的好奇心，他自己也是“流动”的。他不安于现状，不满足于生活的舒适，渴求打破，希冀发现，勇于尝试，这完全暗合着他小说的那种“感觉”。由此，独属于赵智博的小说开始缓缓呈现。

赵智博的小说是那种能够让你读完就忘记的，你忘记了细节、忘记了人物，甚至忘记了你曾读到过这个故事，但你却把那种“感觉”记住了，那种带有决绝意味的怅然，那种在无意义中构建意义的青春气息，已经由小说传导给了读者。这是叛逆的赵智博给出的“以小博大”。他知道什么是“好小说”，对于那些技巧他可谓信手拈来，但他偏偏不这样做，他更习惯于构筑“感觉的网”，“引君入瓮”再“送君别离”。他终究是个不安于常情的人。

这部由三个章节组成的长篇小说，每个故事中出现的角色以及主人公赵忍的关系，都是缘于一起经历了风波后的惺惺相惜，而这样的友谊却又因为旅行时间的短暂无法延续，变成了一种记忆中的念兹在兹，这种悲观的故事构设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哲学意味：人生如逆旅，如露亦如电。当我们如是看待这个进行时，再回想推动这部小说前行的“不羁的感觉”，是否便自洽起来了？浮世烟云，何必较真，一场相遇之后的人海别过，是属于赵忍，也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必然。

但赵智博绝非是悲观主义者，他带着他的故事向悲观艰难突围，他的活力来源于那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坦荡与勇敢。就如同他所说，这些经历最起码证明他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留下过自己的痕迹，并不是因于某一个圈子里面潦倒此生。他对于写作亦复如是，他想用文字证明他扎扎实实、有血有肉地活过。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别来无恙》还是赵智博本人都是生长着的，故事未完，追探永在。更重要的是，这真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它并没有那么通俗。

三味斋

在文字里感受嘉陵江

——读邹安音散文集《嘉陵江从镜头前流过》

□蔡先进

邹安音的文化散文集《嘉陵江从镜头前流过》从采访到落笔、脱稿，历时近十年，终于与读者见面。作者运用灵活多样的修辞，通过丰富奇崛的想象和优美的文笔，浓墨重彩地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幅豪宕婉约的南充地域风情画卷。

记得有一位散文家说过：“散文无论写得气象万千，还是写得风情万种，均为成功的文本。”窃以为，气象万千的境界主要源自发散思维的运用。成熟的作家往往有这样迷人的本领：从某一个点生发，开始延伸拓展，直至提炼归纳升华出想要表达的意旨和情境，呈现出意绪纷呈、意象饱满的一方广阔天地。能写出气象万千的作家，显然非造语一般的作家所能为也。邹安音就有这样的本领，她是营造气象万千境界的行家里手。而文学审美意义上的风情万种是指文本所体现的神采和风貌，与呆板、单调、滞塞的行文风格背道而驰、大相径庭。邹安音的诸多散文风格唯美婉约，擅用对比、排比、拟人和比喻，因而别具一番风情，读来给人一种风姿绰约、仪态万千的艺术享受。

因性别缘故，女作家大多细腻敏感、体贴纤柔，笔下多柔媚优美之作。邹安音的散文不仅有柔美纤细之作，而且不乏豪迈的篇什。譬如文化散文《蜀道雄魂》擅用排比句式，动宾结构，想象丰富，运笔一唱三叹，驾驭动词名词游刃有余，开掘形象思维得心应手，尽显苍凉磅礴、深邃大气的境界。该文既有阳刚之气，又兼具唯美之风，读来奔放自如、痛快淋漓。在散文写作上能够让文字读来轻松自如，却又具备深沉厚重的质地，阳刚和柔美兼具，达到刚柔并济的女作家难能可贵，邹安音算是其中一位。

散文家写什么很重要，为何而写更显得尤为重要。21年前，邹安音从外地调到《南充晚报》当了一名记者，成为南充的主人，从此与这座底蕴深厚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12年前，她调整工作岗位，到南充市旅游局任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自觉拿起生花妙笔描绘南充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尽情刻画南充的时代骄子，勾勒南充多姿多彩的地域风情，展示南充人的精神风貌，热忱讴歌南充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书写南充史诗般的画卷，一次又一次为读者奉上关于

南充的精神大餐。《嘉陵江从镜头前流过》就是其中之一，书中的诸多篇章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比如，与该书同名的散文《嘉陵江从镜头前流过》构思新颖，结构独特，讲述了摄影师杨庵四十年如一日背着相机记录南充发展轨迹的故事，其拍摄的上万张相片真实地再现了南充的时代发展史诗。任启芬一家三代的生活变化，同样凸显了南充城市腾飞的华丽转身。《阆中且留下》一文则深切缅怀民族英雄黄剑夫，讲述了作者陪同黄剑夫之子黄济人一起追寻将军当年的足迹。作者的爱慕钦佩之情漫溢于字里行间，别具艺术感染力和不可阻遏的亲合力。

《川北皮“影”记》是该书中着力最深的篇什之一。文章讲述了川北皮影艺人王彪传承祖传皮影艺术坎坷曲折的历程，读来颇为励志。其中有个细节非常感人。那年，王彪耗资11万元办了8个月的学徒班。办这个班，他不仅不收学费，每月还发600元补助，但招收的22名学徒只是凭着一时的好玩和好奇才来的，没有一个是出于对皮影发自内心的热爱。而学皮影实在太难，五年不一定能够出师。就这样，王彪送走了最后一位准备去参军的学员。当读到“他走后，我把窗帘拉起，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号啕大哭”的场景时，笔者被王彪苦心孤诣传承皮影戏的满腔赤诚情怀深深打动，情不自禁掩卷沉思。邹安音似乎在通过她的散文创作实践告诉读者：彰显情怀也能使得散文摇曳生姿、震撼人心。又如在《南充非遗：方寸舞台 世界传奇》一文中，邹安音津津有味、全面系统地向读者介绍了南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可谓娓娓道来、如数家珍。通过优美的文笔，邹安音讴歌了南充人勤劳智慧、拼搏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品质。

《嘉陵江从镜头前流过》中的诸多篇章介于报告文学、人物纪实、文化散文之间。报告文学着重凸显人物的精神风貌，人物纪实也有彰显人格魅力的一面，文化散文则重在发掘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但这三种文化的主旨殊途同归：既可以着力勾勒南充人民勤劳智慧、坚韧执着的卓然风采，也可以呈现南充日新月异沧桑巨变。因此，邹安音的这部散文集很好地实现了绘就一幅幅豪迈婉约的南充地域风情画卷的审美追求。